

王寶雲的悲壯故事

察哈爾站站長楊金聲是偽蒙疆自治政府的建設部長，在偽組織的地位相當高。站書記張撫之是張家口警察局保安科科长，公開的掩護職業非常好。電台台長張子文、譯電員王寶雲和張撫之住在一個院裏。假如不是受到北平方面的牽連，察哈爾站是不會出紕漏的，這完全是發生了橫的關係所產生的不良後果。

北平出事是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副區長周世光被捕，他對察哈爾站的情形很清楚，據說他受刑最慘，可能是熬不過敵人的酷刑，洩漏了祕密。北平區區長原是馬漢三，出事以前，已經換了劉藝舟。周世光想完成一件除奸工作，交代拖延了時間。劉藝舟雖然到了北平，還沒有實際負責。他不知道周世光已經被捕，一腳踏進接頭處，也被逮捕了，在日本憲兵隊關了三天。也許是因為憲兵隊關的人太多，有所疏忽。他偽稱商人，經過一番訊問，居然獲釋了。

二十九年三月的一個早晨，塞外的天氣還是非常寒冷。日本憲兵隊已經有人爬上張撫之的屋頂監視全院，然後敲門，街門打開，張撫之夫婦、張子文、王寶雲四人都被捕了。張撫之是個胖子，經不起敵人的非刑拷打，甚麼話都說了，連電報怎樣翻譯也都招了供。米缸裏藏着一一些還沒有翻譯的電報，也因他招供，被敵人搜了出來。

這個時候，馬漢三因策反偽蒙疆自治政府的德王和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，正在張家口。他和重慶來往

的電報，都由王寶雲翻譯。王寶雲非常聰明，記性好，差不多一本祕電本都記熟了。

日本憲兵隊逮捕張撫之等以後，去外科醫院逮捕院長劉旭初。就在日本憲兵走進前門的時候，馬漢三剛踏出後門，祇差那麼一刻工夫，沒有被捕。他趕緊離開張家口，走到張家口以東一站，搭上平綏路開北平的班車，到達北平，幸免於難。

張子文和王寶雲在日本憲兵隊成了審訊追究的對象，張子文說：「我祇管收發電報，有電報，我拍發出去，來的電報，我抄下來。至於電報內說甚麼，我一無所知，也不需要知道。我不管人事，沒有和任何人接觸過。所以除收發電報以外，一切我都不知道。」

王寶雲是負責翻譯電報的，日本憲兵要她把米缸裏取出的電報譯出來。這些電報是重慶拍給馬漢三的，關於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指示，一旦譯出來，不但影響德王和李守信的安全，也關係着整個蒙古軍的存亡問題，她絕對不能給日本鬼子譯出來。

日本憲兵強迫王寶雲翻譯，她說：「這些電報都是無法譯出來的，所以才攔在那裏。電報譯不出來，不能怪我。因為一份電報要經過四通手續，先把一份電稿譯成密碼，交給電台拍出來，這裏的電台抄下來，再由我譯成文字，是最後一道手續。前三道手續不論那一道錯誤，到了我手裏，就譯不出來。而且這種密碼本子非常複雜，最容易錯誤，翻譯不出來是經常的事情，並不奇怪。」

經她這麼一說，好像是真的一樣，日本憲兵並不好欺騙，當然不會相信。不過王寶雲年紀輕輕，態度

非常誠懇，是一位值得敬愛的女孩子，有時日本憲兵好像也相信她，日本憲兵問：「楊金聲是不是藍衣社的負責人？」

「不是，」王寶雲很肯定的回答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日本憲兵追問。

「因為他從來沒有來過我們這裏，假如他是一位負責人，能不來嗎？能不和這個譯電的人碰頭嗎？」不過，楊金聲並不能因為她這麼一說，就可以洗脫關係。因為日本人沒有掌握到確實的證據，不會把偽蒙政府的一位部長隨便抓起來的。

情報員李志成被捕以後，日本憲兵押着他在張家口街上亂轉，要他認人。也許是他受刑不過，隨便指認幾個人來塞責。也許是他故意給日本憲兵隊製造麻煩，好讓老百姓痛恨日本人。他胡亂指認一頓，日本憲兵捉了許多老百姓，也讓王



察哈爾站秘密電台譯電員王寶雲女士。

寶雲來指認，王寶雲說：「我在電報裏，從來沒有見過這些名字，絕對和我們沒有關係。」回頭她對李志成說：「你怎麼能夠沒有良心，隨便指認人，陷害老百姓呢？」李志成沒有說甚麼，他好像知道非死不可，故意捉弄日本憲兵。

米缸裏取出來的電報，王寶雲推三阻四，不給日本憲兵隊翻譯出來，於是憲兵隊進行刑求。她從北平第一中學畢業後，就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，是一位非常純潔的女孩，那裏受得了非刑拷打呢？她時時刻刻提醒自己，日本憲兵打死她自己，不過死一個人。如果把電報譯出來，蒙古軍的許多願意反正的師長團長，不知道要被日本人殺死多少。她應當犧牲自己一個人，來救許許多人，絕對不能把電報譯出來。

日本憲兵隊給她最痛苦的一次非刑，是坐老虎凳，一直到現在，回憶起來，餘悸猶存。把她的大腿細綁在橛子上，讓兩條腿伸直，在腳後跟下面墊磚，墊第一塊磚的時候，還不覺得怎樣。等到一塊一塊加上，腿後面的一條筋越繃越緊，痛苦難忍，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。連她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，以她軟弱的身體，能熬過這一次刑訊，電報還是譯不出來。

日本憲兵憤怒得像一條狼狗，狠狠地打她一個耳光，抓起一把石灰，摔到她的臉上。她的兩隻眼睛睜不開了，眼珠子好像針扎一樣，痛不可忍，兩個星期以後，眼睛雖然可以睜開，視力模糊，後來左眼失明，右眼的視力日漸退化。